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

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靈壽廣曰常山

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

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

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

有沙丘之亂

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

乃去趙適魏聞

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

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

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
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
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
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
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
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
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
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
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

餘業也地大人眾夫易獨攻也王必欲伐

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

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

徐廣曰囑進說之意

以伐

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

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

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

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

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

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齊西亡走保於莒

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
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
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
徐廣曰屬齊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國獲
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
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
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
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
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

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
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
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
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
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
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
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
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
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

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
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
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
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
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
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
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
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

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
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
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
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
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
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
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

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
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
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
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
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
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
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

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
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
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
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
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
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
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
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

乎磨室

徐廣曰磨歷也

薊丘之植植於紋篁

徐廣曰竹

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

王者也先王以為謙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七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

臣惰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

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

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

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

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

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名

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

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
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
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
意焉夏侯立口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
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
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
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
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為君臣同符
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于載
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
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然而發
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
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連其機而動四

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國
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
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
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
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
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
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徙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
之略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
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壤我澤如
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
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
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
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
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多殺
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
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
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
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

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葉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葉乖與變同繇是於是燕王復以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

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

西數里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

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

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

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

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

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

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

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

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

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

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

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

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虜民之甚

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

為君取也樂聞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
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
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
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
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
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
曰在北新城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
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巨公作趙且為

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
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
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
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
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
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
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
曹相國師

樂毅列傳第二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

史傳二十一
一
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
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
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
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
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
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
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
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
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

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
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
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
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
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
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
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
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
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

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

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

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

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

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

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

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

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一年秦王飲酒酣曰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

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

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

善為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

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

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

史記卷八十五 留侯世家第五十五
五
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甌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甌秦之
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
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
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
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

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
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
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
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
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
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
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
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

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

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

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後三年

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安陽拔之後四

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

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

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
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
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
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
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
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
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
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

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

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

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

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屢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

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

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

之間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

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

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
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
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
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
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
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
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
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
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

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
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
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
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曰趙奢
冢在邯鄲界

西山上謂
之馬服山

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
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
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
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

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其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

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

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
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
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
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
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
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音不誅也自
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
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

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

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

徐廣曰封廉

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

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

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

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

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

徐廣曰屬魏郡

拔之趙孝成

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

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

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

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如淳曰將

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

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
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
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
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
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
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
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
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
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

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管子曰能破敵擒將

者賞百金

勢

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

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

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

襜

都甘

反

路談反

徐廣曰一作臨駟又

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

破東胡降

又

破東胡降

又

破東胡降

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

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

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

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去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以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

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懼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 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

鐵籠徐廣曰傅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

塗以轉折車敗徐廣曰轉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

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

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

徐廣曰多作淖齒也

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卒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代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

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

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
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
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
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
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
燕軍盡掘龍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
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
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
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食士令甲卒皆

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
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
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
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
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
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
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
夜大驚馬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

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

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

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

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

徐廣曰音敵

人開戶後

如脫兔適不及距

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其田單之謂

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

得之太史媿之家為人灌園媿女憐而善遇

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

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

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

劉熙曰齊西南

近邑畫音獲

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

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
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
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
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
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
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
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身遂經其頸於樹
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
布衣也義不比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

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
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

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

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

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

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

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

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

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

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

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

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

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

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
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
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
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
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
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
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
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
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而見之
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
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
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
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

新垣衍許諾魯曾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
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
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
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
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
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
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
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

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
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
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柰何魯連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
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
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
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
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
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

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

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列王七年崩威王之十

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

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公羊傳曰斲三軍者其法

斲何休曰斲斲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

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

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

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

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

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

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

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

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

鬼鄂一作那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

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

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

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

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
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
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
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
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
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
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

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
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
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
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
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
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

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

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

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
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
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
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
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
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
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

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
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
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
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
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
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
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
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
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

史傳二十三
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
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
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
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
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
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
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
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

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
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
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
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箕也遺
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
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
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
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

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
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
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
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
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
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奔三
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
侯曹子以一劔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
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朝

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
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節而有大節也以
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
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二王爭流而名與
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
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
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
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

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

誦於人寧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

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

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

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

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

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去故厚

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洩

口白虹兵象曰為君烈士薄口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

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

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

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

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

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

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

將軍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

議願王知之也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

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

人曰石也刑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

復曰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

哭於郊乃使王尹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

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恐遭

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

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

如新傾蓋如故相譚新論曰言內有以何則知

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

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

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

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夫王奢樊於期

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

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

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

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

遇之還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

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

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曰馱馱駿

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

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故女無羨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躡脚於宋宰相

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范睢摺脅所

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

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沉於河漢書

音義曰勃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不容於

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苴戚飯

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

牛角商哥曰南山研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適至斛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

召與語說之此二人者豈借官於朝假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

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或於眾口哉故偏
聽生女媧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
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
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何
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
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此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
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
田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

朱象管蔡具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

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

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

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

曰紂剗任者觀其胎產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

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

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提齊管仲也何則慈

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

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

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

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

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

無不使也田也跖盜跖也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

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諫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

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

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

困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因離詭委曲槃戾也而為萬乘器者

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

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

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而

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

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

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

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

越孿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

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

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羈之士與牛

驥同阜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此鮑焦所以忿

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

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

漢書云里名勝母也

而曾

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

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

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

中耳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

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

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

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

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三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

博聞彊志明於治亂

嬾史記音隱曰音閑

於辭令入

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

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

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

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

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公曰以為非我

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踈淨之貌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

徐廣曰皜

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
 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
 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
 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
 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
 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
 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
 漢中地

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奉敗屈匄

懷王乃悉發

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
 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
 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
 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
 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
 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
 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
 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
 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

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

昧

徐廣曰二十八
年敗唐昧也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

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李何絕

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

留懷王

徐廣曰三
十年入秦

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

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

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

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

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

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

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

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

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

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

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

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

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

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為我

心惻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

曰求王明受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云不足福令尹

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原至

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

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

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

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

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

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

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

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

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主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

者乎王逸曰蒙垢維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

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

王王逸曰汨行貌眴兮窈窈徐廣曰眴眩也孔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

聲也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

也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誦以自抑刑方以為圜

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刑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刑削

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章畫職墨兮

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

木直而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

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

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器也矇者盲也離

婁微睇兮瞽以不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變白

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笈兮雞雉

翔舞徐廣曰笈一作郊駟同糝玉石兮一槩

而相量王逸曰忠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

吾所臧王逸曰莫昭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

濟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懷瑾握瑜

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木志也

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

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

庸斯賤之人也文質踈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

奧駟案王逸曰米文采也材僕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

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悟逢也古固有不並

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

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

將暮兮哀哀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王逸曰汨流也脩路幽

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恒悲兮永歎慨兮世

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懷情

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

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

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逸曰喟息也

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

兮

王逸曰類法也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應劭曰汨水在羅故

曰汨羅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

徐廣曰或作慶

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

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

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

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

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

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

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

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

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

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

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
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
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
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
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
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
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
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

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

去

徐廣曰竹革反
韋昭曰適遣也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

以吊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

張晏曰
恭敬也

俟罪

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

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

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裊翔闔茸

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

應劭

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
冠名瓚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

鈎刀為鈎

徐廣曰
思廉反

駟案漢書音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應劭曰

義曰銛謂利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應劭曰

自得意贊曰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

爾雅曰康瓠謂之甑大瓠也應劭騰駕罷仲兮

曰康容也幹音莞莞轉也康空也騰駕罷仲兮

應劭曰章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嗟苦先生兮

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勞評曰李奇曰評告也張

苦屈原遇此難也評曰晏曰評離騷下竟

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

鳳漂漂其高滯兮夫固自縮而遠去龍襲九

淵之神龍兮鄧展曰龍重也或曰沕徐廣曰深潛

以自珍徐廣曰沕彌融螾徐廣曰一以隱處兮

徐廣曰一本云彌夫豈從螳與蛭螾漢書螳字作

蝮螾也蛭水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

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

亦夫子之辜也瞞九州而相君兮何

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

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徐廣

云遙增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應劭曰八

尋曰常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如

曰大魚也瓚曰鱣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為長

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

隅楚人命鴉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

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

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

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

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恠其

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

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

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

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反變說也或

曰蟬蔓相連也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

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

三百五十五

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傳說胥靡

兮徐廣曰腐刑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

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也纏索也命不可

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

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

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

块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块軋非有限齊也块音若央軋音若乙天不可

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

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

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

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

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觀兮物無不可

貪夫徇財兮烈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

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死也品庶馮

生孟康曰馮貪也趨利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

擱如囚拘徐廣曰擱音華板反又音腕至人遺物兮獨與道

俱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

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

曰言眾懷抱好惡積之心意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

形兮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

寥廓忽荒兮與

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徐廣曰坻一作坎張晏曰坻水

中小洲也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

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

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遊

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懣薊兮何足

以疑

韋昭曰懣音士介反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

受釐

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駟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

坐

宣室

蘇林曰未央前正室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

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

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

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

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

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

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

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

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愴馬而死

徐廣

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

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

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

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

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

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

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

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

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

徐廣曰一作爽

然自

失矣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

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

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

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

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

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

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



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父質

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曰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

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

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

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
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
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
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
楚欲以釣竒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
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
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
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
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

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
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
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
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
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
太后具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
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
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

立爲王

徐廣曰時年十三

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

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

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

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
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
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
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嫪毐
舍八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
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
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
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
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

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

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

說苑曰毐與待中左右貴

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闕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婁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闕者走行白始皇

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
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
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
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
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
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

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

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

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

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

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

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

乃飲酖而死

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家在南洛陽比邛道西大冢是也民

傳言呂毋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毋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

毒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毒舍人遷蜀者始

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

會葬芷陽

徐廣曰一作芒陽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毒貴封號文信侯人

之告嫪毒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

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

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

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

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七

呂不韋列傳卷第二十五

國書

